



幸有奇峰我不孤

——读罗智斌先生《诗缘张家界》

蒋祖桓

有所得



那天意外收到罗智斌先生的诗稿——《诗缘张家界》。一首一首读来，如翻过一座座青山，穿行一道道秀水……画境诗境，扑面而来；眼底心中，挥之不去。

闲，漫步澧水，极目远眺，清江、大地、扁舟，消融白日纷扰，引得静谧从容。

兰澧一湾清……未敢偏私倦怠，自问初心不改，犹恐得虚名。两鬓从兹白，今夜怕多生。”词里有初心使命，个体也有“小我”“大我”，客边早成主边，他乡已是故乡。

人强调场景与体验，其实高人一筹的是情境。感其炼句。诗中金句比比皆是，如“本是海底生，志在云端上”“三千无字碑，幸得自蒺藜”“天道轮回天自负，人生莫负来时路”，看似寻常，实则奇崛，而一个“梦”字，穿越首尾，是梦非梦，逸性神飞。

诗非异物，文贵其真。罗诗感染力来自真情。无论从格律论还是性灵说而言，似乎都能兼而得之，这在逻辑思维占据压倒性优势，而形象思维能力普遍萎缩，套话当道、文风日下的当今，尤为可贵。

“张家界地貌”为世界独有地质奇观。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沉睡亘古的秘密才被艺术家慧眼发现。陈复礼先生的风光摄影，吴冠中先生的绘画和文章《养在深闺人未识》，张黎先生在此为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作词，让其美名不胫而走。今天又新添罗智斌先生的格律诗词。

如果仅仅是对张家界奇山异水的描摹，很可能停留在对景写生的层次。罗智斌先生从时代主题中找到了诗歌创作新起点。这方山水，是碧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从脱贫致富到乡村振兴，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各族同胞在山水之间逐梦“绿富美”。这些新时代背景，在诗行间碰撞出时代节奏。所附注释说明对所涉地貌、弃木、典故、旅程作出精准解释，既是一幅张家界诗画地图，也成了一部打卡宝典。

罗智斌先生自觉以“创造性转化”探索诗歌创作。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尊重古典诗律之美，又不局限于形式上的桎梏，大胆巧妙地提炼、转化、融合，产生了许多巧思，就像喷涌出来的泉水，飞跃下来的小鸟。

透明的诗句背后，一定有一位纯粹的诗人。

翻阅中国古典诗词长卷，历代诗人几乎无缘接近这一神奇的远方，仅留下几首吟咏古大庸城的。而今，诗人有幸，青山有幸，跨越时空，一朝相逢，但罗诗已不是传统山水田园诗的延续，而是文学面对大自然后的觉醒，是自然文学的文本自觉，是人与自然的琴瑟和鸣。

“抬头自觉与天齐，涉水扶岩借杖藜。粽叶出村肩背绿，儿童入校壁间梯。共商秋月通乡道，更引游人探野蹊。作别不知云色晚，春花和露尽沾泥。”《天梯村扶贫》记录诗人在桑植县张家湾村扶贫场景。这里与“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相邻，山高谷深，交通闭塞，村民守着宝山空受穷，村里孩子需要爬“悬崖天梯”才能上学，因此被称为“天梯村”。诗人和他的同事怀着历史责任感，为村民通村道、引游客，带领村民奔小康。“作别不知云色晚，春花和露尽沾泥”，表达诗人心系百姓，情为民生。

《枫香岗夜行》：“登临依旧暖风流，回望云霞白鹭洲。月下谁家柴火味，枫香岭上满乡愁。”在意境的营造上，如“月下谁家”“满”，情感浓烈，意境深远和辽阔，不用典又有古典的韵味，让人心有戚戚，过目难忘。大量运用比、兴手法，并对新词语入古体诗进行大胆的创新探索，如这首《观天门山翼装飞行》“身如一片秋枫疾，眨眼难寻隼鸟痕。翼下山川皆过客，驭天敢教鬼神惊”，将翼装飞行者比喻成“一叶”“隼鸟”，传统意义字眼与新词语浑然一体，描绘了翼装飞行的惊险与壮丽，以及飞行者挑战极限的勇气与豪情，抒发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与热爱。再来看这一首《题袁家界乾坤柱》：“南天一柱雾中看，便似阿凡达里山。借得洋名生幻影，从来立地向云端。”诗中的“阿凡达里山”因国外电影《阿凡达》在此取景而得名，全诗表达对追求虚幻幻影的讽刺，对坚持本真和初心、追求更崇高目标和境界的赞美。

罗智斌先生，从安化大山深处走来。资水河畔，梅山峻岭，独有的山水灵气滋养了他乐山乐水、敬亲崇文的个性。

张家界之今世传奇，基于当代审美取向，而罗诗笔墨也是当代意蕴，笔下流淌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包含着淡淡的乡愁。“风生云帐地当盆，咬破青山带血痕。万物不堪长此夜，早离襁褓照千村。”《天门观日出》云海翻腾中，朝阳如初生婴儿，在大山亘连之中，咬破地平线奋力跃出，照耀千家万户，强烈的色彩和视觉冲击力，力量感和生命感油然而生。“百丈悬崖向晚登，夕阳残雪玉冰棱。转身日出东山上，疑是蟾宫挂下灯。”《天门四首·其二》诗人雪后傍晚，登天门山百丈悬崖，游道空无一人，夕阳余晖中，好一个晶莹剔透的冰雪世界。随着登临的步履，寒夜中一轮明月缓缓升起，照亮夜空，也照亮诗人内心的勇毅。

“路转峰回岭上茶，青枝带露醉云霞。望中何处栖三鹤，早已飞身入万家。”《到西莲三鹤园茶园》这个有着仙鹤美丽传说的茶园，如果不是当地政府和人们“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又哪来富硒“桑植白茶”变成“致富茶”香飘百姓家的欣慰，哪来诗人站在台上轻烟的春风里，为西溪坪油菜花开漫坡田的感怀：“此花不过农家景，却是江南最美天。”《西溪坪赏油菜花》

《梦游武陵源》等五首古风诗，在诗集中别具一格。感其放达。古往今来，人间天上，寒暑易节，今是昨非，兴之所至，句之所往，无所谓对仗、格律、首尾，这是诗性自然的流淌，是人性超脱的空灵。感其情境。对武陵源特定场景，写得贴合自然，气来情至。今

我和智斌先生既是同乡，也曾是同学，还是同事。不常见面，但有一种文化互通和默契。知他无论做什么事情，一举一动均以真诚与人相待，不论从教还是从政，始终一丝不苟，求真务实。

即使描绘张家界秀美的一面，也展露诗人的广阔胸襟。如：“夕阳洒落大江流，天地空明放眼收。日暮纷纷无着落，谁摇夜色一扁舟。”《澧水即景五首·其四》诗人忙里偷

《水调歌头·临别自题》透露诗人心迹：“五载光阴急，作别大庸城。天门云涌如昨，

坚持古典诗词创作，是他繁忙工作之“余事”，勤于笔耕，很少发表，也像对工作一样专注和求精。几十年来，在工余潜心研读经典，且对自己要求严苛，将写诗视为生命和灵魂的苦吟，不允许有一点点妥协和敷衍。可以少写，甚至不写，但绝不粗制滥造。

他将这颗敏感而纯粹的诗心融于山水，得自然之真性，渐入“自由创作的王国”，在张家界五度春秋里，与那里的青峰碧水、与那里的淳朴人民，从相逢到相知、相守，发自内心的为张家界歌吟。

读完全卷，秋色渐浓，我又一次走进《登崇山》的诗境：
枫染层林醉莽苍，黄芦带露复瑶觞。
秋风邀我登高饮，一日丹红百夜霜。

香闲情

世人读书，大致分为两类：功利性读书和闲适性读书。前者多为求学之人求学之用；古之读书人“十年窗下无人问”“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白首为功名”“青春作赋，皓首穷经”；今之读书人自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读书仍然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后者则是前者的延伸或分支，功利性读书之外，读自己所爱之书，无关功利，修身养性，心不为形役，而得大自在。

书。读到某处，激发灵感，触类旁通，古今中外，人事物理，横线铺开或者纵线串联……读有所得，如陶渊明先生“每有会意”，随时记录，虽未至“欣然忘食”，却乐此不疲，一发而不可收，自然而然写起了书评，直到现在，有“将书评进行到底”之势。每有书评见报见刊，欣欣然细读，不断改进。写书评，非用心用情用力不可，这是多年书评路上的最深感悟。

我按下了书评暂停键

贺有德

我读书极有选择性，目光锁定经典名著。著名作家余华《我的十三条写作经验》之四便是阅读经典：“要去阅读经典，因为经典是被一代又一代读者阅读，给我们挑选出来的。……宁愿牺牲一些写作的自由也要多阅读。”就我来说，古代的，极喜唐宋名家名篇，比如柳宗元的、白居易的、欧阳修的、苏东坡的，如钱氏（钱锺书）之读书法——精心选择，反复阅读。现代的，喜欢读鲁迅，读郁达夫，也读孙犁，也读朱自清……江山代有才人出，新人新

作横空出世，自然关注。近年来，李娟的阿尔泰系列走红，盛名不衰，潜心品读，乐在其中。读书犹如蜂蜜蜜，虽难以博览群书，尽量多读多思，读有所悟，写出来便是书评。

秋风邀我登高饮，一日丹红百夜霜。

不知不觉，我从功利性读书到闲适性读书多年，随心所欲，读自己想读之书。十多年前，有意无意开始“书评”——写起了书评。经历了意外劫难——两次开颅，幸无大碍，遂医囑静养。在难得的清闲状态，收到作家游宇明畅销书——《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一见欢喜，一周之内看完，写出了第一篇书评——《文人风骨在，暮鼓晨钟鸣》，发表于《河北日报》“文艺评论”副刊。后来，得到不少编辑老师和文学同道的指导和鼓励，我开始有意识地写书评。

从读书到“书评”看似偶然，其实也有必然：往近处说，得益于大学里养成的读书做笔记的习惯，从此“积习难改”；往远处说，得益于徐特立先生的读书法——不动笔墨不读

一直以来的好写散文，我读书也以散文集为主，青睐名家最新散文集，偶尔涉猎小说；也写文评、影评、杂评，但写得极少。近年来，写书评已成常规“三步走”：第一步，网上关注新书信息，再读序或跋可“知人论世”；第二步，读全书目录可窥见间架结构，文题则可窥见文章内容；第三步，读三五十篇感知作者文风，品读数篇下笔成评。

他们为白鹤撑起一片蓝天

徐特立先生的读书法——不动笔墨不读

欲罢不能的书评，让我纠结：开颅之后，不宜多用动脑——写书评大量动脑，极易伤神。由读书而“书评”，是“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精神旅程，纯脑力活，容不得投机取巧，其中滋味，如鱼饮水，唯有自知……写书评至今，关注我的朋友一直为我

鼓掌，甚至说已经形成了自家风格——殊不知：正是这“自家风格”，让我深陷同质化苦恼！写书评这些年，不知不觉形成了一个书评模式，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特色”中少了特色。今年，我按下了书评暂停键，转而广泛阅读最新名家散文，读阿来，读李娟，读迟子建……写书评，初衷是以评促写，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两者相辅相成。

近两年来，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首倡批评的意识，力主评论不能一味唱赞歌，试图扭转当前评论界很大程度上“报喜不报忧”的不正之风，我深以为然。此举既需评论者有眼光，作更深层次的探究，又需有胆量，不怕得罪人。

从此，我写书评，乃至为名家写书评，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主体部分力求切中肯綮，幸喜所遇作者皆有雅量，我也不违心作评而心安。

技术如何改变人类的工作和生活

黄煌

ChatGPT和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的出现，很多人都产生了一种可能会被AI替代的焦虑感。当机器不断替代人，人是否还能重新主张自身的位置？近日，国内首部关注“机器换人”的社会学著作《机器时代：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社会学专家许怡历时7年，亲下制造业一线的深度观察。

如何才能扭转机器与人类劳动者的关系，也许我们需要回到问题的出发点：技术究竟为谁服务？在书中，许怡以研究者与劳动者的双重身份，揭开了技术神话的另一面：机器并非中立，而是在社会建构中获得权威，并逐渐主导劳动过程。在工厂车间，本书追问技术如何替代人，也关注那些被技术重塑的工人如何在夹缝中寻找出路。作者认为，只有从各式各样的“机器迷思”中挣脱出来，才能唤起对一种以人为本的技术未来的想象。

在这里，看见大唐气象

黄煌

提到唐朝，你会想起什么？大气磅礴、雄浑奔放、富丽堂皇……的确，这是无可辩驳的大唐之美！可这还远远不够，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服饰、织绣、建筑、绘画、书法等各类艺术发展达到了令人仰止的高峰。

近日，由齐东方、陈诗宇、石剑钊、王南等11位知名学者倾心撰述的《大唐之美》出版。全书分服饰、织绣、建筑、瓷器、金银器、漆器、陶俑、绘画、书法、佛教艺术、丝绸之路艺术11个门类，基本涵盖了唐代艺术最值得鉴赏的重要方面。书中观点新颖、系统，尤其重视考古发掘和文物研究的运用，很大程度上是对唐朝艺术史的重塑。它是梦回大唐的导览手册，考古、艺术、历史、文学融为一体，于全景视角下，呈现出一片富丽、浪漫、开放、时尚、精致的大唐气象。

书香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跨越万里，『与鹤一起飞』

徐新力

2026年新年伊始，鄱阳湖畔的南昌五星白鹤保护小区，烟雨氤氲。一群从西伯利亚远道而来的越冬候鸟翩跹展翼，振翅迎接崭新岁月。其中，千余只白鹤尤为醒目，为这片湿地晕染出灵动的生机。

白鹤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鸟类中的活化石”，全球仅存约6500只，其中98%选择在鄱阳湖越冬。它们为何要跨越万里，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远道而来中国？又为什么选择了鄱阳湖？迁徙之路上，又历经了怎样的风雨与跋涉？

在作家余艳的长篇报告文学新作《与鹤一起飞》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白鹤迁徙、湿地共生、生命坚守的答案。

一部人与鹤的生态史诗

西伯利亚谷地带，是白鹤生命的起点。白鹤夫妇齐心协力，用枯草和树枝搭建起温暖的巢穴，在广袤无垠的荒野中繁衍生息。当寒冬来临，它们又踏上漫长的南迁之旅，飞越崇山峻岭、江河湖海，最终抵达中国鄱阳湖。鄱阳湖凭借丰富的食物资源和适宜的气候条件，成为它们温暖的越冬家园。

《与鹤一起飞》以白鹤的迁徙轨迹为线索，挖掘了众多人与鹤深情相依的动人故事。为了呈现最真实、最全面的白鹤世界，作者余艳历时6年追寻，跨越1万多公里，采访了近百位环保工作者、护鹤志愿者，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从西伯利亚地区到我国的莫莫格、松辽平原、黄河三角洲、洞庭湖、鄱阳湖，她深入白鹤的繁殖地、迁徙停歇地和越冬地，与护鹤人、科研人员交流沟通，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记录下了白鹤在不同地域的生存状态。

翻开这本书，读者可以跟随作者的脚步，身临其境进入白鹤的世界：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之中与白鹤一同感受那刺骨的寒冷和生命的顽强，也可以与白鹤并肩翱翔蓝天，领略大自然的壮丽与辽阔，深刻体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美。

他们为白鹤撑起一片蓝天

书中不仅记录了白鹤的生存智慧，更将目光投向那群默默守护的护鹤人。其中，“打鸟王”张厚义的转变令人印象深刻。曾经，他以打鸟为生，手中枪曾让无数鸟儿丧命。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目睹了白鹤受伤后的痛苦挣扎，这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从此，他放下手中的枪，转而成为一名护鹤人。他积极参与白鹤保护工作，宣传生态保护理念，用自己的行动弥补过去的过错。

潘晟昶和周海刚则是专业护鹤人的代表。他们长期致力于白鹤的研究与保护工作，通过科学监测与数据分析，为白鹤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书中详细记录了他们如何在极端天气条件下追踪白鹤的踪迹，如何在危急时刻救助受伤的白鹤。

从自我救赎到专业坚守，从个体行动到群体共识，他们为白鹤撑起了一片生存的天空。这些鲜活的故事，折射出人性的温度，也能看到人类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既让我们读懂了专业护鹤人的执着坚守与无私奉献，更让我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充满感怀。

白鹤展翅下的生态实践

鹤鸣九皋，声闻于野。白鹤与中国的缘分源远流长。《与鹤一起飞》不仅是一部关于白鹤的生态史诗，更是一部展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文学佳作。

在作者看来，生态文学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浅吟低唱，它需要以科学为骨、以诗意为肉。书中引用了大量鸟类学、生态学的科学数据和研究成果，如白鹤的迁徙规律、栖息地选择等，确保了内容的权威性和准确性。作者通过对白鹤迁徙路线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它们如何根据季节变化、食物资源和气候条件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栖息地。同时，书中还介绍了白鹤面临的威胁，如栖息地破坏、非法捕猎等，让我们对白鹤的生存现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作者余艳在后记中提到：《与鹤一起飞》是一场与自然、与科技、与生命、与精神的真诚对话，也是她创作生涯中，科学与诗意融合最艰难的一次跋涉，最终却成了她跟着白鹤去飞翔的一次最丰盈、最浪漫的旅程。

翻开《与鹤一起飞》，可以在字里行间感受白鹤振翅的力量以及护鹤人的坚守，见证生态文明的中国实践。当更多人读懂这份跨越万里的生命礼赞，当生态保护成为全民共识，终有一天，白鹤的身影将遍布更多湿地。（作者系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